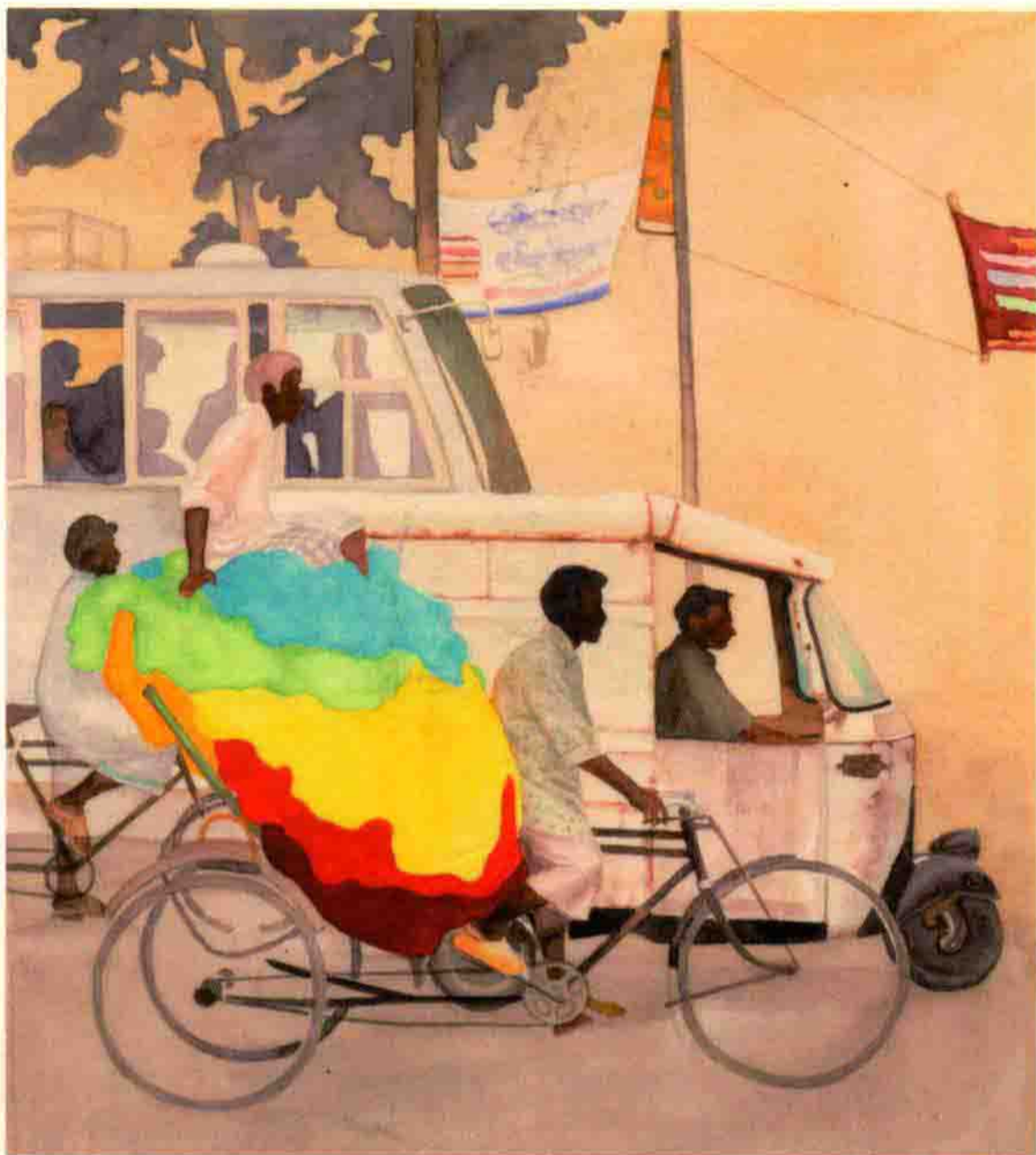


JEAN ECHENOZ

让·艾什诺兹



高大的金发女郎

安少康 译

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

让·艾什诺兹

高大的金发女郎

安少康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大的金发女郎/(法)让·艾什诺兹(Jean Echenoz)著;
安少康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11

(艾什诺兹作品集;6)

ISBN 978-7-5404-8368-5

I.①高… II.①让…②安… III.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75450号

外版图书登记号:图字18-2017-214

高大的金发女郎

GAODA DE JINFA NÜLANG

著者:让·艾什诺兹

译者:安少康

出版人:曾赛丰

责任编辑:唐明 冯博

特邀编辑:潘文柱 陈美洁

装帧设计:CANTONBON

出版发行: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410014)

网 址:www.hnwy.net

印 刷: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mm×1092mm 1/32

印 张:8

字 数:128千字

版 次:2017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04-8368-5

定 价:30.00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高大的金发女郎

让·艾什诺兹

高大的金发女郎

安少康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JEAN ECHENOZ

LES GRANDES BLONDES

© 1995 by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根据午夜出版社 1995 年法文版翻译
并获中文版出版授权



1

您是保尔·萨尔瓦多尔，您在寻找一个人。冬天就要过去了。可您不喜欢独自去找，您没太多的时间，于是就与儒弗联系。

您可以循规蹈矩，在一条长椅上，在一个酒吧或在您的或他的办公室里碰头，但为了不落俗套，您向他提议在利拉门游泳池会面。儒弗欣然接受。

您原会在约定的日期、商定的地点按时赴约，然而，您不是每次赴约必会早到许多的保尔·萨尔瓦多尔。

这天，他来得格外早，先绕着那座盛有五十万升水的高大黑白建筑物兜了一圈，接着沿莫尔蒂埃林荫大道的缓坡下行，从游泳池南边附近的一些灰色建筑物前经过，这边的楼房里则盛着五百个在法国情报部门吃俸禄的官员。

萨尔瓦多尔也这么遛达了一遭，直到不远处奥塔日圣母院钟楼上响起了钟声。

他和儒弗在航海体育场的一家高级咖啡厅见面了。下方是俯瞰游泳池的看台，上方是可开启的透明大屋顶，这里只有他俩穿着西装，萨尔瓦多尔身着浅灰色，儒弗则是海蓝色，他们看着脚下面攘往熙来的浴男们，而倍加关注的却是那些浴女们。人人都使自己的泳装独树一帜：一块或两块布头，比基尼或巴西式，带立体花纹的、刺绣的、打褶儿的，甚至还有镶着边饰的，无一不标新立异。他们还没交谈，等着佩里埃柠檬苏打水。

当时，萨尔瓦多尔在一家电视节目制作公司的文艺和社会专栏组工作，这些节目儒弗和妻子每晚必看。萨尔瓦多尔瘦高个，四十岁光景，没娶妻，他的手指又长又白，习惯合在一起摆弄，从不顾场合。相反儒弗的手更带有女木匠或卖肉女贩味，它们互不理睬，彼此小心回避，大部分时间幽闭在各自的兜里。儒弗身宽体胖，比萨尔瓦多尔大十岁，矮十公分，他细细地品着杯中的饮料：汽水和柠檬与航海体育场的含氯空气配合默契，共同为您净化着鼻道。那么，他终于开口问，找谁，这次？萨尔瓦多尔说出一个女人的名字，他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确实不行，他说，我对此真的毫无兴

趣。还是看看这些东西再说吧，说话时，萨尔瓦多尔将一扎报刊剪辑和印版交给他，上面全是这位年轻女子出入某个场合时拍下的照片，注名为格卢丽雅·斯泰娜。

照片分两类，一类是四色套版，剪自上光版周报，人们看见她走出舞台，从美洲豹或冲浪浴池中脱水而出。另一类时间较近，系劣质网版制版黑白照，剪自日报的社交专版，可以看出她正打警察局门前经过，离开一位律师的办公室，然后顺法院的台阶拾级而上，前一类用光讲究，张张洋溢着璀璨的微笑和动人的眼神，后一类则是抢拍的，照片上看到的不是被闪光灯逼得转向一边的带墨镜的眼睛就是紧闭的嘴唇。嗯，不过，儒弗说，稍等片刻。

趁着稍等片刻的功夫，萨尔瓦多尔离开了两分钟，厕所门上涂着五花八门的寻觅性伙伴启事，其中有一条用毡笔一气呵成的题词：成事不靠神仙。游泳不靠教练！有了，当萨尔瓦多尔回到咖啡厅自己的座位上时，儒弗说，记起来了，我还记得这码事，她怎样了，那位姑娘？

——一无所知，萨尔瓦多尔说。失踪四年了。您要能为我办这事儿就好了。不会很棘手，不是吗？

——应该不难办，儒弗说。得看着办。

然后，他们向环城大道走去。好吧，儒弗说，我这就准备一份简要材料。您是否能把了解到的有关她的情况写给我。当然，萨尔瓦多尔说着从兜里掏出另一份资料。这个，我已为您备齐了。我把在资料中发现的所有东西都为您做了标记。儒弗翻照片时觉得姑娘确实漂亮。这个我能留下吗？当然，萨尔瓦多尔说。

他们又从反谍报机关所在地经过，围墙上到处装有监视过道的摄像机和带倒钩的铁蒺藜，里边除了楼房的高层部分之外，什么也看不见，一块块涂釉的警示牌间距虽然很大，却打消了人们对这个地带摄像或拍照的念头，这里属军事要地，是1860年至1960年因袭百年的官僚建筑风格的见证。一座瘦高的金属塔支着林林总总的天线，把触角伸向世界各地，唯一的通道是装在轨道上的那扇大门，载着不明之物的法国造汽车忙忙碌碌地进出。两位身着军服的长官装模作样地监视着大门，眼睛被反光墨镜罩着，拒人门外的表情和混浊的面色与大门一样难看。

——我不瞒您，萨尔瓦多尔说，事情可能有点棘手。我们曾找过一阵子，但是一无所获。她失踪好像，我来告诉您，实际上已经四年了。

——看着办吧，儒弗说，我马上为您安排

一个人。不过谁呢？他暗自寻思。博卡拉不错，这得看他是否有空。要不就卡斯特内，没准能行。对，就卡斯特内。这家伙好，能为您把这事干得利利落落。首先，这是她的身份吗？

——什么？萨尔瓦多尔说，什么身份？

——它，这名字，儒弗用食指指着格卢丽雅-斯泰娜说。这有点像渔船的名字，您不觉得吗？

——啊，当然，萨尔瓦多尔说，不，当然不。不过您会看到的，我在资料上都为您做了标记。

让-克罗德·卡斯特内黄昏前赶到那个工业小区，圣布里厄克市初显端倪。他把车停在一家饲料厂的停车场内，然后从手套箱里取出一个用尼龙搭扣关闭的暗色塑料腰包，把它放在膝盖上没急着打开，他先用指头使劲揉了揉眼睛，以便将四百公里高速公路从眼中清除干净。

腰包内装着前天萨尔瓦多尔交给儒弗的资料，还有一张米其林 58 号交通图。图上位于兰巴尔和布雷斯特之间的布列塔尼省的概况一目了然。一张手抄的示意图夹在折叠着的半岛地图里，上面记载着从这儿直到圣波勒德莱翁的分布在海滨的港口村落和内地村庄。儒弗初步查证，从不同角度在不同背景下拍在照片上的这位女人——高大漂亮令人望而生畏的金发

女郎——可能就住这一带。让-克罗德·卡斯特内在地图上将他要查访的居民点用红笔连接起来，以确定来日要走的路线。然而就像是在画报上做游戏，这些居民点一旦被一段段线条连接起来，就辨不出来龙去脉了，这使卡斯特内大失所望。

他把材料重新折好放进箱内，发动汽车驶入国道，直抵圣布里厄克。车在市中心靠近露天市场的地方停下来，马格布里人在老车站附近竞相招揽着生意。卡斯特内在一个商贩那儿要了一份御用古斯古斯作为晚餐，随后他在新车站对面一家算不上星级的旅馆中找了一个房间，这房间是块瞎乎乎的立方体，只有天花板上的一盏灯闷闷不乐地发着光，没有电视，没有冰箱，洗澡间里没有齐全的盥洗设备，原来根本就没有洗澡间：墙角里，一只简单的莲蓬头嫁接在一个粗糙的可活动的塑料装置上，摇摇欲坠，不停地滴水。卡斯特内很快睡着了。

他醒得也很快，仅睡了两小时，在床上翻了几下身，不再想睡，于是打开天花板上的灯，重读一本科幻小说，却忘了书的开头，更想不起书的结尾，房间太热，一会儿又太冷，卡斯特内一会儿发抖，一会儿又冒汗，他不知道在读什么。他拿出交通图，修改了在停车场制定的路线：事情没什么转机，不过经过改动

的线条隐隐约约地令人想起一只卧着的马头鱼尾怪兽。他一筹莫展，最后吞下一片安眠药，二十分钟后酣然入睡。

断断续续的梦，对他纠缠不休，终于变成常做的噩梦。那类令人头晕目眩的典型的梦：卡斯特内紧紧攀在由松脱的工字小梁和生锈的十字形支架堆成的山顶的悬崖断壁上，这是一副不结实的脚手架，上面的油漆呈鳞状剥落，一刮大风准会垮掉，卡斯特内不敢往空荡荡的下方看，他感到体力不支，快没劲了，他清楚地意识到手即将松开，他被折腾得够呛，通常梦会到此为止，每到这个节骨眼上，他总会惊醒，这次却不然：这次卡斯特内松开了手，落了下去，一直坠入没有边际的空无之中，在着地前的一刹那，他好歹醒了过来，浑身是汗。

早餐定在七点，有淡咖啡、橘子汁、机制蛋糕。卡斯特内、无心全部吃下。安眠药使他像在梦中那样口干舌燥，精疲力竭，食不甘味；他软弱无力，浑身发热，手指微微颤抖。他勉强做了几个屈伸动作，而后汗中散发出一股化学气味，怎么洗也洗不掉，这气味弥漫在洗澡水中经久不散。随后他穿上昨晚脱下的衣服：栗色腈纶西服，里面是深栗色翻领运动衫。卡斯特内从前就这么穿，像推销员或上门兜销的商贩——他过去多少干过这些行当，还

在社会劳动部门干过其他体面活。

卡斯特内整天都待在车上，沿预定路线行驶，米其林交通图展放在右前座上。他每到—个村庄都要停下，让尚未被大超市挤垮的酒吧老板、加油站管理员、猪牛羊杂碎小贩和面包师傅辨认他那些照片。卡斯特内相信自己未露破绽，他随机应变，把照片上的女人说成是他的妹妹或表妹。—次他甚至胆大妄为，竟把这个女人说成自己的妻子，这使他发窘，心怦怦直跳，他可不愿再冒这种险了，无论如何盘问，人家都清—色地噘着嘴摇头，尽管如此，卡斯特内还是跑遍了所有大超市，整整—天就这么荒废了，第二天又是徒费功夫。

第三天下雨了，卡斯特内不知所措。因为天下着雨又好像没下：微小的水滴洒在挡风玻璃上，打开雨刷无济于事，不打开又稍嫌不够：那对雨刷刮不净玻璃屏幕，反把它弄得模模糊糊，或许就由于它们的缘故，加之卡斯特内急着赶往—个名为劳奈马尔诺梅的镇子，他大概错过了位于克尔帕吕与克尔沃丹之间的那条789号省级公路上的一—个十字路口，径直来到—片无以名状的灰色房屋中间。车停在—座僵直的教堂前的垒道上，左边是—个亡者纪念碑，右边是—片小小的没什么动感可言的水手墓地：车内的这位男人丝毫没体验到快意，他

正费劲地破译着那份交通图（眼下真有面对字谜之感），后来他又心不在焉地在亡者纪念碑上寻找那个名字，结果不出所料，又是枉费心机：排列在上面的全是在当地土生土长的人的名字，卡斯特内可不是冲这个来的。

他的目光转向那座教堂，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一晃便消失在教堂里，两分钟后一个女人从这座建筑物的大门出来。尽管卡斯特内的人生之路窘碍难行，但他从来不愿向别人求援问路，可这一次，潮湿、孤独和寂寞驱使他摇下了车窗，当这个女人打旁边经过时，他不揣冒昧地说：

——对不起，他说，我好像是走错了路。我要找一条岔道，可没找着。您是否知道这一带有一条岔道？

这是一位背有点驼的年轻女人：小小的平跟皮鞋，半长的头发没有光泽，现出不地道的褐色，不自然的鹰钩鼻上架着一副大眼镜，整张脸被化妆得一塌糊涂，身体被包装在不配套的运动服里，样子显得不好接近，可能是怯生的缘故，虽无魅力可言，却看不出什么恶意。她停住，没有立即靠近，身体向提着重重食品袋的一侧倾斜。一个岔道口，卡斯特内又说了一遍，一条十字路口。

第一眼印象，她对这个问题并不清楚，过